

读城

沧州，缱绻一河水运间

王立成

沧州，一座临水而生、河海相济的城市，厚重雄旷。循着繁杂的过往，细致纵览，不难察觉，沧州的风骨蕴藉里一直与水有着不解之缘，因水而灵动，亦曾受水所困。不尽的岁月里，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相生相克中，寄托着憧憬，掺杂着纠结，一路千回百转从历史深处走来，走向新生的今朝，凝眸处，自带一番别致的风情浸润着千年的沧桑。

单以地名论之，“沧州”二字就充盈着水浪滔天、宏阔磅礴的气势。现实的世界确也如此，沧州地处渤海之滨，自然风光秀美，人文气象灿烂。很长时间里，这片古老大地上曾有无数河流流经于此，并孕育出独特的水文化。众所周知的成语“沧海横流”就是源于对这一区域特殊地理水文状貌的精准概述。当隋代人工开凿疏浚的惊人壮举告竣，跨越千年，纵横千里的京杭大运河便曲折曲折，一路自南向北逶迤而来，在蜿蜒流淌中与沧州不期而遇，从此天地共生，风生水起，造就了南北大动脉上一个地理节点的历史传奇。

运河浩荡，河水滋养，就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辽宋以后的沧

州愈发兴盛起来。因地近北京，金元明清的沧州遂成畿甸要卫，“北拱神京，南控齐鲁，东达海隅，西迎太行”，作为水陆要冲，辐辏广阔，南来北往，东迎西送，人员络绎不绝，“贡赋、仕进、行役、商贸、舆夫、吏夷之向化，水浮陆走，凡赴于京师者，咸经焉。”鳞集的官舸商舶在拉纤汉子刚劲低沉的号子声中，竹篙用力撑起，船桨猛烈摇动，运河水波激荡，溅起朵朵浪花，波光潋滟的涟漪里铺就了一个活跃、巨大的商业长卷，演绎着沧州生生不息的市井繁华。

沧州物产饶沃，鱼盐之利颇丰，明初沧运河畔设立的长芦都转运盐使司便是最好的政治作答与历史见证，“沧县商务当长芦运使驻节之时，磋商靡集于此，文绣膏粱，纷华奢丽，商业繁荣非他处所及。”长久以来，紧邻沧州城的运河东岸房屋栉比，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一条南北狭长、不断辐射周边区域的河沿贸易带正慢慢展开来。街道和码头紧密相连，河湾中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货物不断在码头和运船间被穿梭往来的人员搬上卸下，到处都是船工、搬运工或经纪、商贩的身影，也有过路的士

子、官人夹杂其中，喧嚣沸天。商品种类繁多，除了大宗的粮食、铁器、瓷器、丝绸布匹、茶叶等日常生活生产用品和各种农副产品特产外，还有待价而售形如金银首饰类的奢侈品，“交贸往来，味旦永日”。物流周转，市肆晓聒，旺盛的烟火气息在运河岸边经年氤氲升腾，将沧州染染成了“雄藩巨邑”。

沧海茫茫，河水泱泱。富庶的沧州，依托运河的襟带相依，沐浴着沧海流风，橹声欸乃中，气魄愈发卓尔不群，方正、宏大起来。斯地原是齐、赵、燕三边之地，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海洋文化和谐共生，孕育出独特的人文交响曲。生活于“鏢不喊沧”热土上的百姓崇文尚武，愤肝义胆，勇往直前，德善天下，恰如脚下的沧江不捐细流，开放、阔达。他们张开宽广坚实的臂膀喜纳八方宾客，交融四海文化，博采众长，夯实着文脉、葳蕤着精神，文化的内核因此而日益厚重、深远，光辉灼灼，异彩纷呈。

日月照千古，江河万里流。横亘沧瀛间，迎着文明的霞光，任凭时代潮起潮落，处变不惊的沧州，在波诡云谲中对文化的追求坚定如磐，不断积聚着、沉淀着，百川广

纳后又尽情地鲜花般绽放，终将知书明理的芬芳弥漫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上，馥郁恒馨，欣荣不息。纪晓岚、张之洞、王翱、大刀王五、孙楷第，不一而足，奕代继作的英才硕彦，站在各自的历史舞台上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用非凡的人生轨迹书写着沧州人杰地灵的不朽底蕴；朗吟楼、望瀛楼、南川楼、度帆楼，楼宇殿阁不胜枚举，高耸于烟云霄霭间，彰显着沧州风貌韵致的锦绣高度；刘园、帆园、东园、定园，数不胜数的古典园林，云屯雾集于河畔水清旁，胜水流清、茂林修竹、疏亭小榭，自有名流雅士乐游其间，品味料酒，吟哦诗赋，畅快淋漓地释放着“身老沧州”的山林隐逸之趣，陶醉在自然天真的一方水土上。

“岁月惊过，山陵浸远。”伴着时光流逝，无数的人杰、华美的房舍、壮丽的景致，一切的一切皆随清风远去，不复从前。再回首，人杰早已坐化成了先贤，古建也在年久废弛中倾覆无存，残砖废石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好在，文化的传承绵延久远，深邃恒昌，若细细倾心去找，仍会有迹可循，有踪可查，无论是曩时的人和物，还是个中不尽的一往情深。

阳春三月，沧江两岸惠风和畅，草长莺飞，风景正好。踏足其上，举目遥望，连岸阡陌纵横，秧苗芦荻，参差青葱，瓦屋数椽，散缀东西，疏木浮烟，一片太平景象，美若江南，饶有清趣。一人，

游走在沧州运河岸边，穿越历史的星空，触摸着文化传承的脉搏，游目骋怀在往昔岁月的辉煌里，禁不住为留存至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石一土而生情，方寸之间，皆有雅致。尽管它们看似那么的平凡、卑微，但是文化载体、历史遗存整体表象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正是有了这司空见惯的物质因子的神奇组合，一闸一渡口，一亭一楼阁，一房一人家才定了根，塑了形，焕发了生机，发挥了效能，才能在时光的洗礼下引人入胜，浮想联翩，才有了文人骚客的情才迸发，雄文翰墨汪洋恣肆，才让沧州文化有了“一船明月过沧州”豪迈沧桑下的温情、细腻。平凡之中见伟大，细微之处化精神。无疑，正是有了它们，运河方为运河，沧州才是沧州。

新时代，万象更新，宏图大展。跨入新世纪的古老运河浴火重生，重新以文化遗产的形貌夺目于世。运河要流淌，沧州需发展。担当着时代使命，背负着沿岸百姓殷殷期盼，大运河沧州段正以文化和生态保护为引领，如火如荼进行着文化带建设，深具地域特色的水运文化遗产形态缓缓向我们走来，壁画的蓝图在脚下慢慢拓展成现实的美景。心怀梦想的我们翘首等待，等待着运河“一湾清浪碧天浮，日夜潺潺遶郡流”，期冀着沧州蘸着用新生运河水研磨出的发墨挥舞如椽巨笔，写下时代发展的新篇章。

温故

一河一棚总关情

高火花

我的家乡在青县，那是一个有水有河的北方小县城。河是大运河，贯通县城南北。我的家在县城北边，挨着运河。可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泛舟。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中长辈，尤其是我的祖母，一再强调，不可到河边玩，连河堤也不许去。我问起原因，只有祖母认真告诉我，河堤下陡直，容易落水，况且河是官河，古时候皇帝下江南经过的河，老百姓不能随便去看。祖母还说她到这么大年纪也没近距离看过运河。

但我不一样，生逢盛世，世界变得精彩起来，小时候的“不能”“不可”都——自由、民主起来。

按时长大，我能记住很多事了。印象最深的便是蔬菜大棚。上世纪九十年代，村大队依照政府的政策，动员各家各户将运河周边的田地改为蔬菜大棚。起初，很多人家怕亏空，以各种理由拒绝。到我们家时，大队干部已是口干舌燥，对我父亲掷下一句话，你是党员，你不带头谁带头？父亲和母亲对视一眼，回了一句，带头就带头，怕什么？父亲说这句话时，颇有壮士断腕的气势。

有一天，我从村里的小学散学回家，远远看见我们家的地隆起一座白白的塑料大棚，乍一看，和天上洁白的云朵很像。运河边，我们家的地热闹起来。我顾不得长辈的叮嘱，抄近路，大步踏上运河河堤，钻进塑料大棚。后来，我在大棚里吃到了翠绿的羊角脆、脆嫩的黄瓜、直溜的豆角……

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除了吃得好，还有就是穿。自从家里干蔬菜大棚后，母亲再也没有为我们几个子女织过毛衣、做过布鞋，里外一切穿着都去商场买。

我上初中时，我们村运河两岸都是洁白、整齐的蔬菜大棚。河堤上修了柏油公路，我在上面骑车、走路一天下来，不沾一丝灰尘。

汉诗

壮丽灰坝

姚凤霞

如今的灰坝是运河上一道靓丽的景观醒目的运河文化标志提醒世人灰坝曾镇守一方，威风凛凛

轻轻地，抚摸你粗糙且留有余温的肌肤把脸贴在你的胸膛聆听你的心跳，以及

不再强悍的身体让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肆无忌惮的水蛇舔舐你的腰身一次次愤怒的咆哮，怒吼无情地撞击你的胸膛

一粒清脆的鸟鸣划过天空的舒爽，晴朗沉睡的记忆，在远古的呼唤里复活。灰坝，坎坷了多少旧时光

邻里

村里老王

曹 颖

大运河和子牙新河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那里是我的家乡，也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

村子里有一百多户人家，大都姓曹，有几户其他姓氏人家，也都是老曹家至亲。只是，有一户人家，或者说该说，有一个人，有点特别。他姓王，跟老曹家没啥亲戚，独居在小村里，已经很多年，具体多少年，他自己也不记得了，村里的人们也没人记得。

村里面年长的人，都叫他老王，小孩子们，叫他王大大。听父亲说他很小的时候，老王就在村子里了，依靠着给富裕人家干些杂活，讨口饭吃，居无定所，风餐露宿，后来村里有了生产队，大家也可怜他，接纳进了生产队，并落户成了村里一员，老王吃饭才有了着落。

村委会办公的院子里，有一间房子，是老王的家，说是一家，其实不过是一张木头搭起的床，简单架起的灶台和几样吃饭用的家伙，因为住在大队院子里，打扫卫生、看大门、送信件、送报纸，就成了他的固定差事，平时谁家需要帮忙，他也会热情相助，多累多辛苦，他都没有推辞过，也从没要过报酬，在我的印象里，老王永远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黝黑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真诚与善良。在村子里，王大大没有亲戚，也从不参与论人是非，跟大家都不分远近亲疏，正因如此，成了全村人的“自家人”。

东家盖房子，西家垒院墙，或者是夏秋收成的时候，老王从来不吝啬自己的一把力气，能干啥就干啥，干完了就走，从不在人家吃饭，后来大家才明白，老王是怕自己弄脏了别人的炕，那时候都是坐在炕上吃饭的，没人再勉强他，只是谁家做了好吃的，会端上一碗，打发孩子送去老王家。后来老王年纪越来越大，干不动力气活了，也很少给大家帮忙了，村里的人们，还是会打发孩子，去给老王送饭送菜，大队里也会弄些粮食送给他，老王的生活，也算过得去。

我曾好奇地问过父亲，老王就没有啥亲人吗？父亲说，老王应该是几岁的时候逃难来到这里的，他其实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里，也许是心存芥蒂吧，很少提起，也不曾回去过，有一年，村里来过一对母女，母亲年岁很大，有七八十岁的样子，听说是老王的堂姐，来找老王的，大家都以为老王跟着走了，没想到老王送走了堂姐，就回来了，好几天，老王总是溜达到村口，落寞地看着远方，呆呆的，愣愣的，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年复一年中，人们越来越少见到老王出来溜达了，偶尔出来晒晒太阳，也明显看出步履蹒跚，精神也大不如从前，村子里热心的人们，开始忧心起来。在村长的提议下，村里召集代表，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专题讨论关于老王的养老问题，平时大大咧咧、乐乐呵呵的老王，那天显得格外紧张和局促，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想着办法，有人提议，把老王送回老家吧，终归人要落叶归根，也有人说，老王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还是终老在这里吧，最后大家说，就让老王自己说说想法吧，沉默了很久，他颤巍巍地说，我哪里都不去，不会离开村子，说完已老泪纵横。大家尊重老王的意见，由村委会干部牵头，全村人一起照顾老王，给他养老送终。

后来老王生病的时候，村里的人们也履行承诺，轮流照顾起老王的饮食起居，再后来我离开家乡出去读书、工作，很少待在村子里了，有一次回去，听母亲说，老王走了，也没查出什么病，也算上寿终正寝了。我心里突然有点心酸，有种说不上来的五味杂陈，记忆力那个善良的老王，这一辈子活得轻如鸿毛，却温暖了很多人心，温暖了整个小村庄。

大家尊重老王的意愿，在村子边上给他打的坟，按照回族的礼仪，给老王举行了庄重的葬礼，送葬的人挺多，大家送了老王最后一程，生前不善言辞、默默付出的老王，用行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给自己九十多岁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这人世间，终究还是需要善良，还是充满着人情味，利益之外，终究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比如人情，比如体谅，比如尊重。人活一辈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计较得多了，徒增烦恼，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王，用他质朴的一生，诠释了这个道理。



岸边青青草（油画）韩华运 作



一船明月过沧州（国画）孙鸿钧 作

人物

我的曾外祖父——泊居老人

汪端伟

泊居老人（纪钜维）是我的曾外祖父。1888年老人南下广州，任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局纂校。是年，我祖父汪鸾翔先生以广西第一名考取张之洞兴办的广雅书院，次年秋入院就读，成为广雅书院第一届生员。当时二人并未相识。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两湖总督，驻湖北武昌，兴办工业、开办书院、学堂。泊居老人被聘为书院院长、学堂监督，在武昌从事教育事业二十余年，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老人业余也常参加以张之洞为首的著名文人（如梁鼎芬、陈三立、易实甫、杨锐等）的集佚活动。《劝学篇》，在武昌从事教育事业的二十余年（辛卯）乡试中举，次年进京会试不中，留北京就读于国子监南学。1897年奔父丧南归。是时张之洞拟编写其著名的《劝学篇》，电召我祖父赴鄂协助编辑。1898年（戊戌）张之洞推荐我祖父参加经济特科会试，在京我祖父参加了康有为等组织的倡导维新变法的“保国会”，参与了维新活动，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杀后，我祖父避难归武昌，任工艺学堂博物、理化教员，成为泊居老人的下属。我祖父在1960年写的《九十述怀纪年》诗自注中有一段与泊居先生有趣的对话：“一日先生曰：‘昔考取广雅书院入学诸生时，遇一卷，各题满作，文亦老成，诘系粤中有名老宿，不知子亦识之否？’余问其文如何，先生略举其要句述之，余曰：‘此拙作。’先生大笑曰：‘吾昔恐欲见其人而不可得，今乃即在眼前，岂得来全不费工夫耶？’由是谈论无虚日，余亦以师礼事之。”

泊居老人工诗善画，我祖父自幼喜爱绘画，1951所作自传云：“画学在三十岁以前，纯系自学。三十岁以后，山水画得其舅翁河间纪泊居先生指授，由戴鹿床及张子青二家人手，由四王、吴、恽乃上溯宋、元。”《九十述怀纪年》诗自注：“余居督幕

时，同客幕中有河间纪香鼐先生钜维，彼深谙画理，学问渊博，于谈画尤为相得，闻余爱画，问余师事者谁？余举沪上名人如吴嘉猷、任伯年之类以对，先生狂笑曰：‘子从此等人入手，终身不入画道矣。’余问何为画道，先生曰：‘至少四王、吴、恽亦须过目。’并举其名与字以告。余曰：‘恐不易入手。’先生曰：‘求欲入手较易，可先学汤貽汾、戴熙、奚同、黄鼎，尤捷者可学张之万子青。’且以用笔有中锋与偏锋之别，余深佩其言。”

1901年，我祖父迎娶泊居老人次女为继室，即我的祖母。《九十述怀纪年》诗自注：“庚子八月，余元配漆宜人在粤病逝，梁文忠节庵闻之曰：‘香鼐有女正宜择配，君等二人既如此相投，认为翁婿不更佳耶？’余甚感激，先生亦满意。遂于辛丑三月行亲迎礼。”祖父胞弟汪凤翔《汪公严先生六十寿序》载：“香鼐先生居文襄幕最久，于学无不通，而独不通于干禄，其视世间茫乎若不知有所谓宦显之一途也者，自号泊居老人，而吾兄恰谥于仕进，于是‘泊’与‘澹’相遭，而关系生焉。今吾嫂纫蕤夫人即泊居老人次女也。”

1908年经张之洞推荐，我祖父调任入职学部，举家迁居北京。1911年武昌起义事起，泊居老人匆匆离鄂返乡，几十年来收集的图书以及自己的手稿遗失殆尽。此后的十余年间，泊居老人长居家乡河北献县田村。亦常来往于京、津间。来京时多寓于我祖父宅。1918年秋，我祖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期）国文教员，教授国文、文学史、哲学等课程。自传记事云：“寓于古月堂，因请恩师纪泊居先生为题其庐，师莞尔笑曰：‘是非子之庐，特借人庭院看西山耳’。遂书‘借山庐’三字悬焉。”（注：北京西山是北京的著名风景名胜地，距清华学校仅约5千米之遥。1950年汪鸾翔复入住清华园，

属其居为“重借山庐”）

1920年泊居老人逝世后，我祖父汪鸾翔与其连襟刘宗彝收集老人的遗作，于1925年出版了《泊居剩稿》一册。令人遗憾的是仅得诗十余首、文二篇及信札七通。1942年由三女婿刘宗彝又收集了诗十余首、文三篇及信札十余通，出版了《泊居剩稿续编》。我的祖父对自己的手稿向有精心保管、经常整理的习惯。在其逝世后，由于时局的变化，这批手稿未得到重视，堆积于室外，多有残破。2016年秋我得以接收了这批资料，经过三年多的整理，现在已有《汪鸾翔诗词集》和《汪鸾翔日记》即将出版。而在这批资料中发现了保存较完整的1908年至1920年泊居老人致二女、二女婿、清懿侄、清棣侄的家书40余通。还有1954年从书贩手中购入的1911年前泊居老人致梁节庵等人的信札70余通。更为珍贵的是保存了三通泊居老人写给“贤婿”的手札，其中一札云：“凡属贤婿：明日文普通补考新班学生，约六十人，拟照相二张。望携器来堂一照，至幸。仆明日亦拟照二相。”是时我祖父教授理化课程，会摄影，并自备照相机一台，经常为学堂活动照相。在现存有唯一的一张泊居老人的照片，应该是那时我祖父亲手摄制的。

2020年河北大学刘青松教授欲再续编《泊居剩稿》，与我取得了联系。我欣然地将所有资料送交刘教授处理，现得以出版，有关的资料得以供更多的学者研究、利用，我感到无限欣慰。在此要特别地感谢刘青松教授的辛勤工作。

（刘青松辑校《新辑泊居剩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其中多为北京师范大学汪端伟教授家藏旧稿。《新辑泊居剩稿》付梓后二日，汪先生作此文，不及增入，特刊发于本报，以存纪念。）